

心密祖師

開示錄

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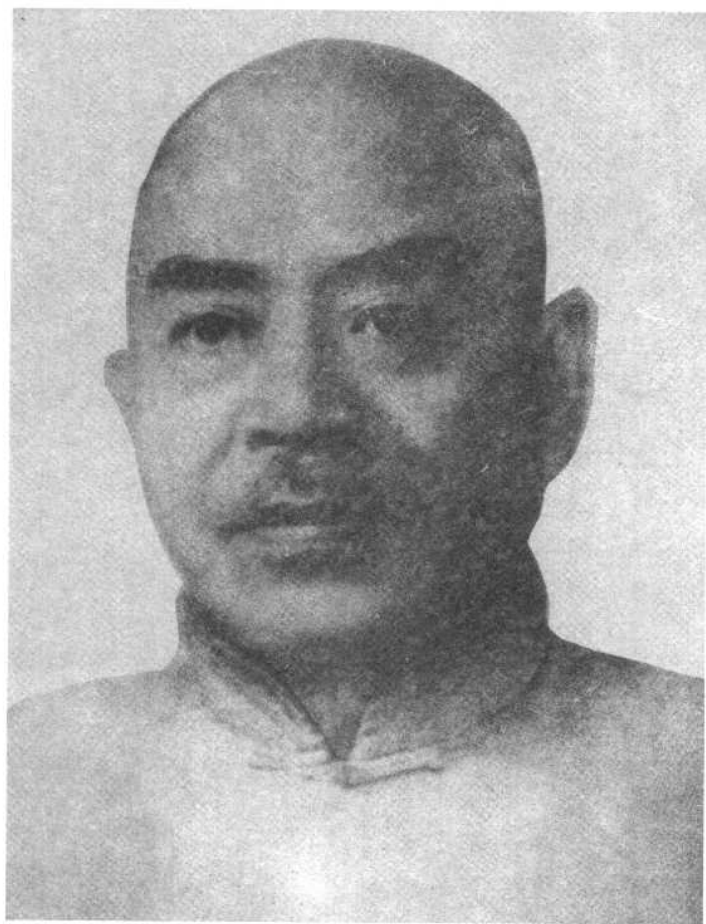
法

的

真

精

神



王 骧 陆 大 阿 闾 黎 像
(1885—1958)

目 录

一、心中心三代祖师传略

二、二祖开示录

1. 佛法的真精神
2. 学佛务从根本上着手
3. 初学佛要分清理路
4. 学佛正因简明开示
5. 修行要诀
6. 《金刚经》受持法略说
7. 如何了生死
8. 心中心密法灌顶开示
9. 净土修持问题

三、三祖开示录

1. 三祖传
2. 学佛无难，但观自在
3. 消业往生与带业往生
4. 谈谈往生西方的关键问题

心中心三代祖师传略

太师公大愚阿闍黎，晚清示生于武汉李家。心地夙慧深植，尝饱读圣贤诸书，以才华横溢，曾问政事；目睹军阀不仁，而导致生灵涂炭，乃痛心疾首，愤而出家。修净土法门于庐山东林，苦行般舟三昧，拼死打破幻里幻迷境；感普贤菩萨于定中现身，授以六印一咒，灌顶传付心中心密法。依菩萨指示，一检大藏，果获心密本续；持心中心密法，苦修七年，深证悉地，开创印心法门。略示神通，为摄受当机众生；尽扫玄妙，以指归真如本性。胸怀博大，太虚饮光消契阔；法门精深，幽谷回声话晚烟。后留诗归隐，至今不知所终。

师公仁知阿闍黎，姓王名宰基字骧陆。示生于海盐之家，宅心仁厚；泛游于道德文章之海，虔信佛乘。初广求各宗精义，念佛参禅，未敢自信有把握；后追随大愚祖师，修持心密，豁然开朗得明心。承祖师心髓，深契无上密意；创印心精舍，接引有缘群生。熔禅、净、密于一炉，扫除门户分列之偏狭劣见；会宗、教、律为一体，开示众生本具之如来藏心。楷定印心宗旨：以般若为宗，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一期化缘事毕，人天眼灭，般若舟沉，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圆寂。

师尊元音阿闍黎，名钟鼎，本世纪初生于安徽合肥李家。幼读孔孟遗教，究生死恍失所在；少就现代学堂，读般若似曾相识。闻嘉佑禅寺一棒钟声，尘嚣顿失；受悟道高僧一椎木鱼，起灭随无。因发心学佛，不事婚娶；为奉养老母，未能出家。礼兴慈和尚学天台，绵密持执弥陀圣号；随古农居士习唯识，深入研究台教纲宗。亲近应慈大德学华严参禅，顿证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蒙诸佛菩萨护念，瑞相屡现；参大愚祖师问答，妙语连珠。受金刚阿闍黎灌顶，尊列师位；应各地参学者敦请，

开示佛乘。

师尊以九十余高龄，力倡明心见性。不辞辛劳，代佛宣化，孜孜于今。

公元一九九七年岁次丁丑 后学弟子齐志军

佛 法 的 真 精 神

人生的悲欢喜乐只是心的作用，一切造作也是心的作用，佛度众生的作用，只是要人觉悟，心上再来个心，了解人生的所以然。觉是感觉环境的幻化，悟是悟到自心的缘妄，外不被环境所诱惑，内不被妄心所转辗，明白自己天然有个自主独立性体，虽然一时糊涂妄作，一觉便回到本来。所谓悲欢喜乐和一切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不再上当，这是个自主独立的伟大精神。佛不自称是佛的功能，是一切人无贤无愚无大无小自有的功能。佛法的真精神就在此。

人生欲解决这个大问题，借佛的导力是一二，靠自己的努力是八九，若全然想靠佛或定要靠自己不依佛法，这都是大迷信，不是佛子。

佛说因果，不是有了佛才有因果，佛说平等，不是有了佛才有平等，佛说众生与佛本来不二，不二即是平等。是众生自己本来平等，特地做来不平等。论到外相，自然有大小高下美丑种种的不同，不同就不平等了，但一切相是缘生缘灭，幻起幻落，同一不实，这是平等的，所以平等是实，不平等是幻，而世人总是执取有相，久久成为习惯，于平等的真理，忘之久矣。独有觉悟的人，不受这个束缚，自己能别具见解，由理想上推出这个真理来，觉知一切众生，性体与我不二，何以我一定是好是对，他人就一定坏是坏呢？那不明这个平等真理的人，先立了个人我之见，我要好，你不必要好，我有钱是阔，你没钱是贫，不知是钱的问题，于人有

什么相关；我的钱给了你，我就贫，你就阔了；就是我不给你，我用完了，我也就贫了。本来钱是外相，根本靠不住的，但是患得患失的习性已久，要永久保持他，忘记了因果和平等的真理，所以多争，以至残杀抢夺，枉受诸苦，佛法的真精神，就要打破你这个迷见。

人有了这个迷见，一迷再迷，势力越大，迷的力量也越大，迷人越多，迷的团体也越多，一步步的演进到了糊涂的极点，反说佛法是迷信了。

世上的一切一切，无不是示我的教训，人事的种种幻变，即是告我以无常种种的不定，即是教我勿固执。世上一切恶业无不由我执所起，天下最苦闷的人就是刚愎自是，总是我的不错，一直迷到底，至死不悟。我人看了他是真苦，他自己也苦，苦于不知道自己的苦。但我人自己，又何尝真明白呢？处于旁观是明白的，一轮到自己被虚荣货利所引诱，也许一样会刚愎自是。所以佛要你彻底觉悟。朱子只说到不为外物所诱，不知外物是什么，就是我自心的缘妄。不从心上下手，是不会彻底得到佛法的真精神。

佛教和佛法，本无所别，所教的就是法。但到现在。所可见的只是佛教的形式，所不明的却是佛法的真理。佛子四众，上焉者，闭门自修，不问社会上的疾苦；中焉者，好出风头，勤作有相功德；下焉者，犯奸作恶，无所不为。一班学佛的，不是死气沉沉，就是妖形怪气，社会上只见其害，不见其利，叫人如何信仰得起。现在更进一步，连一班自修的人们，门也关不住了，东奔西走，更无暇把真正的佛法精神，介绍于社会，所以愈离愈远，人

的怀疑也愈深，此佛教之衰落也。佛教既经过许多年的残破，然而佛法的精神潜势力，非但不见削改，反而日见膨胀，想研究真理的人，日见其多，这就是人心苦闷的反动，无形中把佛教和佛法分了家。有智识的人，自然不取佛教的形式庄严，而尊重佛法的精神自在。佛法的有相功德，原为一班初入门的方便引导。至于根本上，佛原来不取于相，要人自觉，最正宗的，是自他两利，化敌为友，让他自动的驯伏，使各人明了自身的本来面目，把大智辅助大悲，做救世的工作。第一不许贪，能够不取于相，那贪污之风，自然灭了。第二勿瞋，能够平等慈视，了解互助之义，那诈伪残杀之习，自然止了。第三勿痴，能够阐明真理，开大觉慧，打破迷信，那刚愎自用，颠倒妄作之行，自然少了。总之要他自动的感化。可见无一人不有心，心即是佛：无一心不有理，理即是法。佛法的伟大作用，在不争自己佛教的门面，和其他宗教论短长，而在使人个个自己觉悟真理，学佛的平等救世精神。救不在衣食住的满足，而在人人能得衣食住的平等享受，以为衣食住是维持这个身，身是维持这个大悲心。要去做大悲利众的事业，不是焦芽败种的罗汉，而是智悲双运的菩萨，正合乎现世所倡的平等主义。倘有刚愎自是的人，他自会众叛亲离，不打自倒，为天下人作个大榜样，大教训，这才是佛法的真精神。

佛法是重实干的，是重自然性的，先自克己，取得定力，由定力增长识力，体力自然加强，这是人生的三力。用三力以应付社会上一切事业，自得游刃有余，处于今日狂风暴雨之局势下，没有心力

的把持，必定被外境所冲动。即如一班贪污的人，本性并不愿贪污，只因环境的诱惑。前途没有希望，眼下即有恐怖，自己又无把持，逼迫往贪污的路上走。贪是人人本具的劣性，污是一时的妄作，一人作俑，众人效尤，遂成了公开的流行病。如果要改造这个劣性，应先使其自觉，生活一安定，此风自然而止，此是佛法的真精神。

一个人贪，可以引得许多人贪。以贪为本位，欲壑自然难盈，必至多数人受逼迫没饭吃。反动过来，自己所贪得来的根本就靠不住。倘早知贪得的危险，自不至深入自杀的一途。平安二字，是要人人平了，我才得安，有一个人不平，即有一个反动，即是自己的危险。我常说世界要真正平安时，锁和保险柜，是用不着了。用到这两件东西时，即是心怀疑忌，四面都有了反动的恐怖。那反动即是不均平，心和物质都不均平，而不均平的主因，还是个贪。贪的主因，仍是由于恐怖。恐怖的主因，由于不觉。不觉所以见理不明，不肯施舍。佛说一切法，首重布施，布施是放弃的意思，不但金钱物品要布施去，连我的迷见也布施去，放大眼光，勿固执劣见。使人人有饭吃，即是我的无上保险，最大安乐，所以布施是佛法最伟大的精神。

佛法只是要把世事翻个身，我所执持的且放一下，看是如何。我所看重的且看贱他，看是如何，我所爱的不爱，取的舍去，惊奇的不惊奇，其苦自断，并且处事灵活面面玲珑矣。

学佛务从根本上着手

学佛务从根本上着手，否则尽是外道魔业，反加生死，入手即须谨防，此责任全在于师，不可因其初学而误之也。根本者，心地法门也，宗下直证法之可贵，在使学人勿远绕圈子，直下荐取，说悟就悟。本来众生是佛，因迷而成众生，一醒遂又是佛，所以本极容易。奈无始无明所覆，如荡子狂迷外走，不生厌心，即不肯回家。佛祖种种言说引导，只是引其自觉，遂成为教；一闻即悟而归宗者为顿；久教始觉而求归宗者为渐，是人的因缘利钝问题，于法无顿渐也。迷在自心，悟亦在自心，成佛成众亦在自心，入生死，出生死，亦在自心。离自心更有何事可说，离自心而谈宗说教，正如画饼充饥，万年不饱。故知心地法为根本也。

学佛只是学成个佛的意境，意境一著实即成六道，一空灵即成佛。凡一切经论言句只是要你心境空灵不离一切。不著一切，所谓“若人欲知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远离妄想及诸取，令心所向皆无碍”。世人处处自碍，所以入生死而不觉，“当净其意”四个字何等简捷了当，哪有许多言句理论。且道“其意”是谁的意，“当净”是谁的事业，为师的且勿先净学人的意，你自己的意尚不净，安足以为人师。所以师资者必先有其资，资者能自净其意者也。意中不宁不净，即无为人之法，而法不净者，心未净也。有得失心，名闻利养心，分别门户心，皆非师资。故不论师与友在说法闻法时，都莫

在文字法门上会，要处处会。归心地法去，即于平时人事世上尤要在道上会，切莫在道理上会。道者，自觉圣智之境界也。道理者，是非得失人我胜负二见之境界也。一涉道理意即不净，纷乱遂起，所以说教是佛祖万不得已的法门，宗下最上乘法只是开门一斧，打净来见，不讲道理，不等你开口，便一棒打出，正是不教之教。用心至苦，用法至简，逼到你无意可净，无心可心，让你再去体会，逼出你自己本来空寂无染之心来，然后心所向处，处处是心，处处无著，即处处无碍，在先却要你昏头昏脑，活中求死，死中求活，疑神疑鬼的参求，进不得退不得，取又取不得，舍又舍不得，如狗子看热油锅，舐又舐不得，舍又舍不得，经过如是一番苦功，得来才结实，永不退失矣。如人由艰苦出身得来的钱财，个个宝贵不肯浪费，然后敌得住万万年来所染之生死习气，用千万斤气力去挽转来，方是真熟，处处勿忘失矣。此正是大慈悲处也，要无非逼你心上去体会，道上去参究，正是没道理的大道理也。

从来讲密宗的总是偏重在仪规上，疏了心地法，参禅的人死在一句话头上，疏了个活参法，念佛的人偏重在西方往生，疏了个如何是西方，如何得往生的参究法，不知三法都是方便，目的全在学人自己向心地上努力。三法都是打净法门，如不从自己心意识上去打，正如以心意识添心意识，而心意识是家贼不是外贼，是造成生死的根本。所以永嘉禅师云：损法财，减功德，莫不由兹心意识。佛住世说法四十九年，正为众生受此病苦，不得解脱，

不得已而说了三百会，专为此事，今学人日日礼佛拜佛，佛前悲泣忏悔，念佛几十年，求了生死，且明知心意识是毒蛇猛兽，却反不听佛说，岂不谬哉！故因地不正，果招迂曲，正似海中沉沦遇船得救，才上得船又跳入海也。

学人总要拿定这一个最究竟法门，不到究竟切勿放手。先把心意识打净，看一念未起时怎样，不思善，不思恶，正这个时不是断灭，不是无心，净荡荡地，有个圆妙明心在前，普照大千世界，却不著一物一见，如镜子照物，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不因有影无影，有象无象，而镜体动摇也。

心地法只是一路，没第二条路，要想认定一个不是两个，先拿镜子来比喻，所名为镜者，以其能鉴照。惟有光，故能照（是一个，即光体）。照则有形，为影为象，或好或丑，或光明或糊涂，有时有影，有时无影，种种变化，光只是一个，并不因影象之变化而光体有异，故认定是一个，且种种变化者，乃暂时之幻影，仍由这一个中所自出。如是种种即是一，一即是种种，种种由一起，仍灭还于一，种种无形段，一亦无体相。故曰：不一不异，生不见其来处，灭不见其去处，却有一个常恒不变，遍满法界的东西在。以不变，故名不动，以不动，故名无污染，以无污染，故名清静，以朗朗觉知，故名清静觉相，又名菩提。如是无名烦恼由这一个起，这一个就是菩提。所以云烦恼即是菩提，你就是要分为两个，请问从何下手，如何分法，作此念者即是无始无明烦恼，总因不觉故。是以不觉由于无明，无明由二见比量，二见比量由于取相，取相还因不觉。故先勿谈无明烦恼妄想业障等，只先从

能觉的，能烦恼的。能生死的，能见性的，这一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上面又有什么可以著得牢呢？你且看无明烦恼妄想业障附在何处，著在那里，寻来寻去，只是不可得。本来不有，一当他即似有而实不有，你把梦作真，死不承认是假，无端幻立生死，枉受诸苦，当知开悟成佛，是何等大事。此处要讲福德，无福德者难与言也，难信也，难以承当也。以上是正面了义说。

虽然中人以与下不可与语上也，彼不信，反远矣。但又不可轻慢，又以为终不可人也，当方便引之证入，初说实有无明、妄想、业障、烦恼，说此皆生死之根实，可怖可畏，实是大苦，不亟了脱，苦无穷期。如是，引之痛切发心，且让他昏天黑地东撞西碰，弄到头破血淋，苦闷已极。然后开一条方便线路，一因其人习性如是，不走远圈，其心不死，亦不肯就范，二因其人夙世法障深厚，曾以法误人，此生应受此报，亦难遇善知识。即遇亦不识，即识矣亦无缘与之相接，终不信受。三因自己劣见，闻法疑怖。复有恶因缘引之使远，故必自动走绕远圈，非其时不得跳出此法坑也，岂不哀哉。但真痛切发心者，早晚一样成就。因一旦开悟，与三十年后开悟，所悟正等。悟后力量，是在修养经年，却另一问题矣。是以为人第一在知机，非有定法。前为上上根人了义的决定，此为反面说，予中下根人以方便，是不了义教，非分人之高下也，机不同也。遂无定法，至其极，同归一路。盖如是方便，斯名究竟，而究竟亦不可得也。

初学佛要分清理路

名医看古方自会活用，庸医抄古方只知死用。所以经论言句，要悟后参，方不上当。然非上经论的当，是上自己知见的当。须知此事全靠自己，毫无奇特，毫无法门，不假他求，不籍外力，只把自己的尘尘境界一齐放下，净荡荡，赤裸裸，这时看是什么。

会游泳的人全是自力作用，游戏自在，无往不利。如不会水的人，落下水去，只是四处乱抓，反而丧失生命，不得出头。学佛人可以悟此。今日求佛求法求师求古人言句，乃至求旁门外道，岂不是乱抓，想求出路。

此事最现成不过，眼前一切处都可悟见。若一举心动念，即又非是，及真见性后，于举心动念时，即颠倒忙乱时，亦时时见，更不必丝毫著意去求见，而自朗朗见。好如自己的姓名，以熟极了，即不去记他，也不会忘失也。

既如此现成容易，则开悟成佛何又如此之难？则各人因缘之不同也。此有二因，一者夙世于此路不熟，一切要重起炉灶，比较困难。二因今世因缘不好，不遇见善知识，使走近路，岂不冤枉！如冶金人不识是钢是铁，以为同是黑块，不把真正钢精稍加熔化即可打器，却与顽铁同入冶炉，空耗时间，实在可惜。此亦其本人夙世法障自误，今生得此报耳。故发大悲心为最要，不论为师为徒一有我我心，便非大悲，今生同难成就。

。

初学人第一要分清理路

- (一) 成佛见性，不是二事，除自求自悟外无第二条门路。
- (二) 师资、经论、法要，全是外缘相助，引之使近而已，不可依靠以自误。
- (三) 见性是一事，除习气又是一事，往往见性后，习气尚未除，力量不足，复又淆惑，反又疑及根本，此切切不可。
- (四) 见性后，除习气才有办法，但切莫从习气上下手，只要照顾本来。本来无心可言，习气又依附在何处，莫急急于求。力量充足，水到自然渠成，不是一日的事，积久自然成功，此性急不得。独于见性一道，在未见到之前放松不得，不可以为空了便是，无心便是。古人道，莫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当努力参究是什么缘故。
- (五) 初步见性，莫管他是理是事，只当法身边事。此时正要紧，不可放松，只看准路头，擒住这本位。久久纯熟，一旦贯通，自然理也圆了，事也足了，百尺竿头升一节，再一节到了顶上，再升一节无节可升，直上去便是，你看是怎样。

凡人生机绝不要紧，生趣绝则危矣。学佛只买得个生趣活泼，如泉之源而来，此无法向人说明。

学佛正因简明开示

学佛只是一念之转，转有著烦恼心，归无住空净心。要寂然无所作著便是佛境，故心净则佛土净。此是正法。

心量宜大，以慧力观照一切本空，便不执取坚固，自然退让，在表面似乎吃亏，但修德成就，功夫精进，根本上大得便宜，是真布施，此以除贪。

心能平等，法法都幻，有什么得失成败，自然宽宏不计较，且心平则气和，气和则血顺，少病少恼，且可长寿，是真忍辱，此以除嗔。

心不执著，则事理通达，因果分明，无谓忧怖，自然不起，安得苦果，即是持戒，此以除痴。

心意超然，彻见本性空寂相貌，归于大空，是为得体，于人事人情上，实地研究，处处热心，事事方便，归于圆通，是为得用，以虚灵之佛量，起大悲之妙用，不是沉空守寂，为焦芽败种。

一心于法，一门深入，但明法本一时之借用，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归到见性，当下成佛。莫怕无明，只要心能空寂，无明顿化，莫住无明，若一失照，即流浪生死，万劫沉沦。

非到明心见性后，不知自己之无明也，既不知无明所在，则永无拔除之时，是明心见性为成佛第一关键，明心后，一念间无明顿化，否则压制而已，虽修千年，无明仍在，与未修正等。

莫自弃，勤恒而进，终必有成；莫自满，累劫之债，非一时可了；莫因循，老之将至；莫性急，

学徒亦得三年。

根本求极乐，何必自苦乃尔，精进在勤奋不放逸，岂在恶衣恶食。

贪求他力，依赖成性者，心中即有取巧之贪，心已颠倒，如何往生？故念念清静，即与诸佛相印，方蒙接引。此即是往生。

读经勿死执文字，佛对当时人说，因缘不同，譬如古药方，只可参考，不可照服，故曰无定法。

净土、密宗、禅宗，法法平等，无有高下。只以当机为上，莫起小见，多所分别，于他人无碍，于自己有罪过。且问罪过是什么——就是你不能解脱的幻心。平日越坚固，临命终时越放不下，种种苦恼，是你自受，无人代得。初学人忌有三心：贪多心，好奇心，彼此心；已学佛人忌有三心：疑法心，因循心，性急心；久修人忌有三心：自满心，守法心，功德心。此最毒之心病也。病愈微细，愈难拔除。

道场和法门，立场各个不同，切不可强与之同，如中医西医，各有好处，何苦分别，转以自误。

如有人谤法者，切勿与诤，诤则谤愈多，此我之罪过也，当勿与逆，令其欢喜可耳，不能者，听之可耳，若起嗔心者，非我弟子，即与谤佛谤经不异，且与自谤亦不异。

肯从人事上练心，是真学佛，功夫才进得快。

利己利他，要同样热心，但不可太热心，成为贪病。且背因缘自然之理，经云凡夫之人贪著其事。

修禅宗全靠自力，非上上根人，难以即生成